

中国历史地图集

增补文汇编东北七卷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图集》 释文汇编·东北卷

谭其骧 主编

张锡彤 王钟翰 贾敬颜
郭毅生 陈连开 等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责任编辑：陈连开 陈克进

封面设计：谭宝君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
《ZHONGGUO LISHI DITU JI》
SHIWEN HUIBIAN · DONGBEI JUAN

谭其骧 主编
张锡彤 王鑑翰 贾敬颜 郭毅生 陈连开 等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2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5.75 印张 63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1001-020-4 / K·7

定价：14.50元（精装）

8.00元（平装）

序

《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图无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就是《图集》内容的文字说明。

《图集》的制作程序原是先有说，后有图，即先有史学工作者从搜集原始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经过鉴别、考订到作出结论的编图全过程的文字记录，然后才由制图工作者根据文字记录绘制而成。但由于社会迫切需要尽快看到图，而编绘过程中的文字记录只能作存档用，不经过一番整理还达不到出版要求，所以图与说的问世便不得不变成先图后说了。

我们编者内部早已把这些图说称为释文，也早已一致认为释文应该紧跟着《图集》的出版整理成书出版。图未出齐时当然还顾不上这项工作。到70年代中期《图集》内部本接近出齐时曾筹划过，但因各协作单位将原始记录整理成文所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难以限期在二三年内汇总成书。1980年决定《图集》内部本修订后改出公开本，释文自当作相应的修改，因而又推迟了几年。到1986年夏，鉴于公开本即将出齐，在一次会议上决定不求汇总全部释文一次出版，而是由各单位尽量按统一要求，并允许按所承担编绘的地区的具体情况自定一些条例，将原始记录整理成文，分卷陆续出版。现在，在承担整理任务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和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释文终于开始和读者见面了。

出版《图集》释文的学术意义十分重大。就像历史论著不交代书中的资料依据和逻辑推理就不能取信于人，不能称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一样，我们编绘这套历史地图是一项科学工作，不容许图中有任何交代不出根据来的内容。我不愿意有的读者看到几条与图中内容不一致的资料率尔断言我们画错了，更不愿意有些读者无条件地信从图中的全部内容。要避免这两种倾向，那就必须要把图中的全部内容用文字予以说明，譬如，根据哪些资料？对于异说怎样作出判断？画到图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此等等，均应一一交代清楚。这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科学著作应持的态度。

不仅如此，《释文》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弥补《图集》本身的不足。一是《图集》的总图和分幅图都有标准年代，所以它们所显示的只是历史上某一年代或某一短时期的情况。而释文在主要说明该标准年代的划线定点的依据时，有时也涉及到该年代前后的变化，这等于是扩大了《图集》的容量。二是一些由于制图时的技术困难而无法在图上作出反映以及在“文革”中被革除的内容，在释文中将得到一些补救。遗憾的是在动乱中有一部分资料已经散失，目前还无法重新补入。三是可以提供一些未被《图集》采纳，但有一定价值的资料和见解。有时由于史料有限，除史料外又找不到其他研究手段，《图集》中的处理并无坚强的依据；或者只能在不同说法中采取一种，而这一种并不一定比其他来得高明多少。对这种情况，《释文》将会作出比较详细的说明，或者将几种不同的说法都提供给读者，以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

《释文》的整理和出版，按《图集》编绘时分工，分别由当时负主要责任或人员较

集中的单位负责，具体如下：

- 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分别负责东北、西北地区。
- 二、云南大学历史系负责西南地区。
- 三、南京大学历史系负责蒙古地区。
-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负责青藏地区。
- 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负责中原王朝部分。

各分册的编撰人员名单分别见各册。

各册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条件不尽相同，释文的体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请读者们仔细阅读各册的具体编例，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图集》是一项集体工作，所以《释文》也是集体成果的反映。《释文》所发表的资料和结论基本上是《图集》编绘时所采纳的，也即是与《图集》一致的。但对《图集》上有些画法或编者事后发现有错误，或看到了更可信的研究成果，尽管在《图集》中还来不及纠正，《释文》中都在原记录之下补上了新资料、新论证和新结论。另一方面，《图集》又是以个人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释文》的发表丝毫不影响参加过编绘的个人持有或发表与之不同的见解，或者改变自己曾经与《释文》一致的看法。在提倡学术自由的今天，这更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作为《图集》的主编，我还有义务代表全体编绘人员声明：《图集》和《释文》以及一切未正式发表的文字资料的权益归原作者所有，任何团体或个人在引用时应该注明出处，翻印、改编应征得作者的同意。

谭其骧

1987年11月

2796/27 22

前　　言

早在公元3世纪，杜预曾经指出，制作历史地图，必须有图有说，相辅相成。他说：“非书无以志古，非图无以志形。”他所作《春秋盟会图》已经失传，而该图的说明书《土地名》三卷，至今仍见于《春秋释例》，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资料。

二十多年来，我们中央民族学院一些同志，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中，担任了东北地区各图幅的编绘。现在《图集》既已公开出版，有必要将编绘过程中按统一规定把图面上各项名目的出处、定位依据、处理办法、所作考证，一一加以修订、整理，使读者了解其科学性与准确性。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去年夏天对编绘各单位提出了继《图集》之后，将《图集》的依据释文，尽早整理成书，交付出版的要求。本卷就是东北地区的释文，我们希望它能起到与《图集》相辅相成的作用。

东北，是中国东北部的简称。东北各民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文献记载可以追溯至殷周，而考古发现更为这种历史渊源追溯至远古提供了有力证明。唯其如此，关于东北地区历史、地理与民族的情况，历代史不绝书。

在叙述当代地理时，注意考察其历史沿革，是《汉书·地理志》开创的优良传统。官修辽东志乘，盖以元代所修《辽阳等处图志》为发端，可惜此书早已散佚，而《大元一统志》辽阳行省部分，现在虽有辑本，也是残缺不全。明代毕恭、任洛修撰《辽东志》，为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完整的东北地方史志，其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对辽东、辽西地区地理沿革与地名考订，给予很大关注。以上这些古籍，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资料。

清代官修《盛京通志》、《满洲源流考》，对东北地理的历史沿革，仍有可观的考订成果，可供借鉴。然清廷着意掩盖其祖先曾臣属明朝的历史事实，对明朝东北疆域，其中尤其是开原、铁岭以东以北，讳莫如深。自道光年间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边疆危机日趋深重。何秋森、张穆、曹廷杰等人的著作，均为感于国难发愤图强之作。其中尤其是曹廷杰，于清末亲赴黑龙江中下游被沙俄鲸吞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撰《西伯利亚偏纪要》；嗣后又撰《东三省舆地图说》。于是，不仅明朝东北疆域真象大白于天下，而且确认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子为金上京遗址、宁安东京城为渤海东京遗址等考订，都是慧眼识珠，发覆创新的卓论。自此，东北历史地理之学，日趋昌盛，继起名家，如屠寄测绘《黑龙江舆图》、撰《黑龙江舆图说》，吴廷燮撰《东三省沿革表》等，而《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以及本世纪30年代《奉天通志》的修撰，集众家之长，于东北地理，亦多所建树。尤其是金毓黻不仅于《奉天通志》最终成书，用力最勤，且编辑《辽海丛书》，撰述《渤海国志长编》及《东北通史》，大概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以前，国人于东北史及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一个阶段的总结。

在日本，内藤虎次郎、鸟居龙藏等人的考察与著作，白鸟库吉监制、松井等等人撰述的《满洲历史地理》，以及池内弘、箭内亘、津田左右吉等人其它论著，都对我国东北历

史地理多所考订，而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大概也算是日本学者关于我国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一个阶段的结束。上述日本学者从事研究的历史背景，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仍不失其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建立以后，东北考古发现，喜报频传，因而对东北历史地理的考订，提供了更多可靠依据和确立了一些著名的历史地理座标，从而对东北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我们从60年代以来，力图尽量吸收前人与当今学者的成就，并力图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和推进，希望将东北历史地理之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我们于1972年春初步完成草图之后，又将考释文字由张锡彤汇集编成，于1975年印发至有关单位，向学术界征求意见。十余年来，《图集》由内部至公开先后出版，我们的考释资料，也广泛征求了意见，承蒙各方鼓励与支持，现正式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至于其中缺漏、错误，或前后说法不一之处，有些虽已经察觉，但因一时难以解决，暂作删略或存疑，以待来日。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缘起与成书过程，已在《图集》公开本《前言》中说明。我们东北部分的编绘，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61年秋至1964年秋，由傅乐焕先生主持其事，其他担任编绘与考释工作的有胡德煌、贾敬颜、郭毅生等。后一阶段，自1969年7月至今。此阶段先后有十余位先生参加过短期工作又旋即离去。编绘与考释则由张锡彤、王钟翰、徐宗元、贾敬颜、郭毅生、韩公阡、李子谦、陈连开等分别进行。其中以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工作时间最长，用力亦最多。现在是以张锡彤汇集的征求意见稿为基础，分工修订，再由陈连开通修编次定稿。其分工如下：

王钟翰：两汉至两晋辽西郡，隋辽西郡，明辽东都司及辽东边墙，清盛京将军辖区。

贾敬颜：辽金元时期全一章，定宜庄协助做了修订工作。

郭毅生：魏晋至隋唐东北民族地区，渤海五京十五府及独奏州散州（此节重写），明奴儿干都司，清吉林将军辖区。

陈连开：两汉至两晋辽东、玄菟、乐浪及带方等郡，两汉东北各族，唐安东都护府，清黑龙江将军辖区及辽河中下游历史变迁等。

本卷所附《地名索引》和《地名首字索引》均请刘毓亮先生编订。

现在，全卷释文已经完稿，我们对已故的傅乐焕、胡德煌、徐宗元、韩公阡四位先生更加怀念，并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各位在东北图幅编绘中或长或短共事过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绘草图与撰述本书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学术界的关心与支持，其中东北三省考古、文博、历史地理界许多友人，对我们提供过许多帮助，有些还不辞辛劳与我们一道进行实地踏访。在此对以上各方面的先生与友人，谨致衷心的感谢！在《图集》内部出版与我们征求意见的释文稿印发之后十余年中，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又已取得长足进步，本书未能一一征引，进行更深入的修订，尚请鉴谅与批评。

著者 谨识

1987年4月10日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总编例

一、《〈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按地区和原编绘单位进行编写，全书分东北、蒙古、西北、青藏、西南、中原王朝六卷，各卷视文字多少或为一册，或分上下册不等。各卷除遵循总编例以求全书体例统一以外，仍需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与问题，制订本卷补充编例加以说明。

二、《释文汇编》系《中国历史地图集》文字考释，主要介绍各册图幅点、线、面的定位依据。点指各级政区治所、城、镇、邑聚、山隘、关津等；线指政权疆界和政区界线、水道经流、海岸线等；面指政权的辖境，部族分布，地区名和湖泊的范围等。各卷附有地名索引，注明所释条目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及本卷的位置与页码，以便检索。

三、《释文汇编》所释各点、线、面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发行本为准；公开本出版后又发现图上定位有误者，则在释文中解释图幅画法的依据后，再说明根据什么理由应作何修改。

四、凡图幅点、线、面的实际定位与考订所依据的文献记载，在方向、道里等方面稍有出入，如史载某地在某地东北五十里，图面注记作东偏北四十里之类，一般系编稿者在上图过程中参酌地形等因素作出的具体处理，并非图、文结论抵牾；凡图、文明显不一致，或为依据考古资料证明文献记载偏误，或因对文献的进一步研究证明原先结论不妥而需作改动者，均以《释文汇编》为准。

五、《释文汇编》所释各点、线、面的内容应包括：

- 1、交代定位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依据及其它地图资料与前人考订等参考资料；
- 2、尽可能说明关涉政区建置、城堡修筑、运河开凿等项内容的年代；
- 3、政区或地区隶属关系如图面画法与地理志不符者，均说明图幅画法依据；
- 4、说明每个地名的属性，如郡名、县名、地区名、边镇名，羁縻都督府、州，羁縻卫、所，以及西域都护所领属国与土司地区的土府州县司等。

六、凡人名、国名、地名、朝代名、年号，一律不标专名号。历史年代一般用本朝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不加公元、年字样）；同一条目中相同年号的不同年代，只夹注首见年代的公元纪年数字，无本朝年号者，以公元纪年为正文。非汉语地名的汉译名称，以见于当时记载或正史者为准，并尽可能夹注今版地图名称。

七、征引二十四史、《清史稿》，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书名、图名用通称，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郑和航海图》等；定位参考的地图，注明出版年代或朝代。

八、采用国务院1986年修订颁行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惟对同音代替字，如以谷代穀，以沈代瀋等，均在目录和释文条目下括注本字，释文内不再括注。行文中的数字，除习惯需用汉字者外，一般都用阿拉伯数字。

九、《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考古遗址图幅，于本《释文汇编》中不写释文。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东北卷补充编例

一、凡释文汇编总编例及《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与各册编例已说明各点，本卷释文遵照执行，不另赘述。

二、今山海关以外至全黑龙江流域，通常都包括在东北历史地理研究范围之内，本卷内容则以所分工描绘地图集图稿范围为限。其中先秦及十六国时期在东北的建置与民族分布，北魏营、平二州，隋柳城郡，唐营、平二州，以及辽中京道、上京道，金临潢府路，元中书省等，其辖区均或大或小涉及东北的若干地方，当初按编绘分工或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统一编绘，或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负责编绘。有关这些历史时期由上述两兄弟单位编绘涉及东北地理的释文，仍由原编绘单位负责撰写，入中原王朝或蒙古卷。

三、数字使用，遵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作如下说明：

- 1、行文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又很得体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 2、凡征引史料涉及里程及其它数据，原文均使用汉字，释文则用阿拉伯数字；凡原文用阿拉伯数字者，仍旧用阿拉伯数字。
 - 3、里程计算单位，一般仍以华里计，凡征引材料原以公里为计算单位，则遵原文以公里计；
 - 4、纪年除总编例规定之外，凡涉及高氏高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王朝纪年，仍仿中原王朝体例，以各本朝纪年为准，括注公元数字。
 - 5、凡征引汉文古籍及地方志卷、页数字，一般均用汉字注明，征引高丽及朝鲜古籍，仿此；凡铅印书刊，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其章节与页码或期刊年、期等号数；凡古籍有多种版本者一般均以注明卷数或卷目为限。
- 四、本卷有个别节、条，因考古发现证明原考释与定位不妥必须改订者，已作改订，并附原考释以资参考；其相关条目本应同时改订，因目前资料限制，一时难以辨明，本着“疑者则阙”原则，暂保持原考释不变，其与改订释文互相矛盾处，附按语说明，以待来日。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东北卷 目录

序	(1)
前言	(3)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总编例	(5)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补充编例	(6)
第一章 两汉魏晋时期	(1)
第一节 辽西郡	(1)
一、辽西郡总说	(1)
二、所属各县	(1)
第二节 辽东郡	(7)
一、辽东郡总说	(7)
二、所属各县	(8)
三、辽东、辽西两郡山川	(15)
第三节 玄菟郡	(16)
一、玄菟郡总说	(16)
二、所属各县	(18)
三、山川	(23)
第四节 汉魏两晋东北各族分布	(27)
一、高句丽	(27)
二、肃慎	(29)
三、挹娄	(30)
四、夫余	(31)
第五节 乐浪郡与带方郡	(33)
一、两汉至西晋时期乐浪郡总说	(33)
二、所属各县	(34)
三、东晋时期乐浪郡总说	(44)
四、三国、西晋时期带方郡总说	(45)
五、乐浪与带方两郡山川	(46)
附录	(49)
一、废苍海郡(前128—前126)	(49)
二、废真番郡(前108—前86)	(50)
三、废临屯郡(前108—前86)	(51)
第二章 南北朝隋唐时期	(52)
第一节 南北朝时期东北各族分布	(52)
一、勿吉与勿吉七部	(52)

二、失韦（室韦）与失韦诸部	(54)
三、达莫委	(56)
四、乌洛侯	(56)
五、东北民族地区山川	(59)
第二节 隋代东北地理	(62)
一、辽西郡	(62)
二、辽东郡（通定镇）	(63)
三、辽河以东地名	(63)
四、隋代东北各族分布	(65)
第三节 唐安东都护府及羁縻都督府	(65)
一、安东都护府总说	(65)
二、安东都护府所辖诸城	(66)
附录：安东都护府境外新罗地名	(74)
三、黑水都督府与黑水靺鞨诸部	(75)
四、室韦都督府与室韦诸部	(78)
五、渤海都督府（忽汗州）	(83)
第四节 渤海国五京十五府及独奏州、散州	(83)
一、渤海国地理总说	(83)
二、上京龙泉府	(92)
三、中京显德府	(95)
四、东京龙原府	(100)
五、南京南海府	(103)
六、西京鸭绿府	(104)
七、长岭、扶余、麌醢三府	(106)
八、定理、安边、率宾三府	(111)
九、东平、铁利、怀远、安远四府	(116)
十、独奏州与散州	(122)
第五节 隋唐东北山川	(125)
一、诸山	(125)
二、诸水	(127)
第三章 辽金元时期	(131)
第一节 辽东京道	(131)
一、辽阳府	(131)
二、黄龙府	(150)
三、辽代女直各部	(159)
第二节 金上京、咸平、东京三路	(164)
一、会宁府	(165)
二、咸平府	(169)
三、辽阳府	(172)
四、广宁府	(179)
五、其他地名及部名	(180)
第三节 元辽阳行省	(185)

一、辽阳路	(185)
二、广宁府路	(188)
三、大宁路	(189)
四、沈（瀋）阳路	(194)
五、开元路	(197)
六、女直水达达路	(204)
七、辽阳行省东北各部	(209)
八、站赤表	(211)
第四章 明时期	(216)
第一节 辽东都指挥使司	(216)
一、辽东都司总说	(216)
二、辽东都司地名定位表	(217)
三、辽东都司山川今名表	(229)
四、辽东边墙	(230)
附录：辽东都司境外朝鲜地名	(234)
第二节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234)
一、奴儿干都司总说	(234)
二、卫所	(237)
三、驿站	(279)
四、山川	(290)
第五章 清时期	(292)
第一节 盛京将军辖区	(292)
一、盛京地理总说	(292)
二、奉天府	(292)
三、锦州府	(300)
四、山川	(304)
五、养息牧牧场	(307)
第二节 吉林将军辖区	(307)
一、吉林将军辖区总说	(207)
二、吉林副都统辖区	(309)
三、白都讷副都统辖区	(311)
四、阿勒楚喀副都统辖区	(312)
五、宁古塔副都统辖区	(313)
六、三姓副都统辖区	(316)
七、窝集及山川	(326)
第三节 黑龙江将军辖区	(340)
一、黑龙江将军辖区总说	(340)
二、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	(342)
三、墨尔根副都统辖区	(345)
四、黑龙江（爱珲）副都统辖区	(346)
五、布特哈总管所属各部	(348)
六、呼伦布雨尔总管辖区	(350)

七、黑龙江、精奇里江沿岸诸城屯	(353)
八、山川	(359)
附录一：关于辽河中下游的变迁	(364)
附录二：地名索引	(373)
附录三：地名首字索引	(392)

第一章 两汉魏晋时期

第一节 辽 西 郡

一、辽西郡总说

《汉志》谓“辽西郡，秦置”，《水经注》亦称“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但《史记·匈奴列传》却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是辽西设郡，始于战国燕，秦因燕，汉又因秦。从两汉、三国魏到晋，均属幽州。

西汉辽西郡领14县，即：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徒、交黎、阳乐、狐苏、徒河、文城、临渝、繁。

东汉时，分昌黎（原交黎）、宾徒、徒河3县隶辽东属国，而据司马彪《郡国志》，辽西郡下只列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5县，另外加上《后汉书·赵苞传》中所载的柳城，一共也只有6县。可见其它5县失载或已省。辽东属国设于东汉，仍属幽州，共有6县；上述辽西郡所分3县外，还有从辽东郡分出的扶黎、房、险渎。

三国无志表，今据清人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所补，辽西郡有阳乐、肥如、海阳、临渝、令支5县。又三国初，改辽东属国为昌黎郡，仍属幽州，《三国郡县表》只载昌黎、宾徒2县；但据《通鉴》和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尚有柳城和棘城2县。是三国时昌黎郡共有4县。

西晋时，《晋志》谓辽西郡只有阳乐、肥如、海阳3县；昌黎郡改属平州，也只有昌黎、宾徒2县。但据《晋书载记》和《通鉴》等书，辽西郡尚有令支、临渝2县，昌黎郡亦尚有棘城、龙城、险渎、徒河4县。

二、所属各县

1. 且虑 今辽宁省朝阳市迤西，不定点
前汉县，后汉废。

《汉志》辽西郡领有14县，且虑为首县，一般说来，应即郡治所在；但后汉人应劭

说阳乐是辽西郡治（详阳乐考证），则且虑当为散县。

前人对且虑地理位置的考释，由于以之为辽西郡治，所以汪士铎说它在今义县，吴卓信、钱坫、徐松等人又认为后魏辽西郡治肥如，即今卢龙县（原永平府治）东的辽西城（参看《方舆纪要》卷一七直隶八永平府），亦即且虑所在。凡此均不可从。

按《辽志》中京道兴中府下：“间山县本汉且虑县，开泰二年以罗家军置。”《方舆纪要》载有间山城，谓“在营州西，本汉之且虑县。……辽初置卢家军，开泰二年改置间山县”（卷一八直隶九大宁卫）。营州即今朝阳市，卢家军或罗家军无考，兹置且虑于今朝阳市迤西，不定点。

2. 海阳 今河北省滦县西南兴隆庄

两汉、魏、晋县，均属辽西郡。

《汉志》海阳县下原注：“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水经注》：“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并引《魏土地记》：“令支南六十里有海阳城。”据《嘉庆一统志》（卷一七永平府一山川）考订，知龙鲜水为今陡河上流西支，封大水为今陡河上流东支，缓虚水今沙河，濡水今滦河。同书（卷一八永平府二古迹）又说，海阳故城在滦州（今滦县）西南。是海南县位于今滦县西南。

《水经注》濡水下：“新河又东与清水会，水出海阳县”。近人熊会贞注：“按《地形志》，海阳有清水，今清河，出滦州西五子山东。”查《乐亭县志》（卷一地理山川）：“青河源出滦州西五子山东五里，……流逕州南八里，曰八里河；又经料马台，……至龙溪，……分为二派：东派……至古河庄西，又南十余里，至滦境大庄窝河口入海。”清水即青河，亦即清河。根据它的流逕，比对1/75万《北京市天津市图》，海阳县相当于今滦县西南的兴隆庄。

3. 新安平 今河北省迁安县西馆山

前汉县，后汉、魏、晋均不见于记载。

《水经注》濡水下：“封大水出新安平县西南，流逕新安平县故城西。……缓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东南流逕令支城西。”《嘉庆一统志》载新安平故城“在滦州西”。封大水即今陡河上流东支，缓虚水即今沙河。查1/60万《河北分县详图》，迁安县西有城山，稍北；又有馆山，稍南。沙河出于城山东北，陡河上流东支出于城山西南，流逕馆山之西。据此，定新安平于馆山。

《汉志》新安平注：“夷水东入塞外”。夷水不可考，而陈澧以今养息牧河当夷水，与汉时新安平的地理位置完全不符，不足取。

4. 柳城（龙城） 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南十二台营子

两汉、三国魏县，晋改名龙城，城址略向北移。

《三国魏志·武帝纪》记载，后汉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以田畴为向导，引军出卢龙塞，经过白檀、平刚，“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同书《田畴传》也说：“出卢龙，历平刚，登白狼堆，去柳城一百余里。”平刚即今辽宁省凌源县，白狼堆相当于今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西南的桃花池。依此以推，则柳城约在今朝阳市附近。

《后汉书·赵苞传》柳城下，刘昭注：“柳城故城在今营州南。”又《太平寰宇

记》卷七引《十六国春秋·载记·慕容皝传》有云：“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筑龙城，构新宫，改柳城为龙城。”《资治通鉴》全同，但《水经注》及《辽志》误将“西”字改作“南”字。龙城和营州即今朝阳市，已成定论，龙山无疑是位于今朝阳市东南15里的凤凰山（参看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卷十二和卷十五考证）。柳城既为西部都尉治，它的地理位置就应在西南而不是东南。

根据最近发掘，考古工作者已证实龙城在今朝阳市西南八里堡（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见《文物》，1959年第5期），而稍后，又在市西南20余里的十二台营子附近发现有汉墓，出土一罐五铢钱，断定为一汉城遗址，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柳城的方位吻合。因此，将两汉、三国、魏的柳城定在十二台营子，晋以后的龙城定在今朝阳市。

5. 令支 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南赵店子

两汉、魏、晋县，均属幽州。

《水经注》濡水：“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南流迳孤竹城西，左合玄水”，缓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东南流迳令支城西，西南流与新河合，南流注入于海”，又引《魏土地记》谓，“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濡水今滦河，缓虚水今沙河，玄水今青龙河，海阳城今滦县西南兴隆庄（见海阳考证）。依此以求，比对今图（1/75万《北京市天津市图》），因置令支于兴隆庄北六十里的今迁安县西南“赵店子”。这与《嘉庆一统志》所说“令支故城在迁安县西”相符，而《方舆纪要》谓“在迁安县东”，恐误。

6. 孤竹城 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南南台山

两汉令支县下均附有孤竹城，魏、晋不见于记载。

《水经注》濡水：“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南流迳孤竹城西，左合玄水”，“玄水又西南迳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濡水今滦河，玄水今青龙河，令支县故城今迁安县西南“赵店子”（见令支考证）。

《括地志》称：“孤竹古城在卢龙南十二里”，而《太平寰宇记》则谓在卢龙东，又引《县道记》谓在“肥如城南二十里”。《方舆纪要》又谓在“永平府（今卢龙县）西十五里”。诸书互异其说。《嘉庆一统志》据《水经注》不取“西十五里”说，谓在卢龙县南。兹结合滦河、青龙河的流迳方向，暂定孤竹城在今卢龙县西南的“南台山”。

7. 肥如 今河北省迁安县东万军山

两汉、魏、晋县，均属辽西郡。

《汉志》肥如县注：“玄水东入濡水，…又有卢水南入玄。”《水经注》：“玄水出肥如县东北玄溪，西南流迳…肥如故城南，…西南流右会卢水。”玄水今青龙河，卢水今沙河（清时名汤图河）。可知肥如县应位于两河交会处稍北。

《方舆纪要》、《嘉庆一统志》等书均谓肥如在今卢龙县西北30里。今据诸水流向，并比照旧图（1/60万《河北分县详图》），定肥如于今迁安县东“万军山”。

《太平寰宇记》称“卢龙本汉肥如县”，显然是因后魏时平州治肥如城而致误。

8. 宾徒 今辽宁省锦州市北英城子

前汉县，后汉分隶辽东属国，三国魏隶昌黎郡（辽东属国所改），晋因于魏而改昌黎郡属平州。

《汉志》作宾从，《郡国志》和《晋志》均作宾徒。清人惠栋、钱坫、王先谦等考

订应作宾徒，今从之。

西晋昌黎郡领有昌黎、宾徒、徒河等县。昌黎今义县，宾徒或与相去不远，似亦与徒河有关，则宾徒极有可能介于昌黎、徒河之间。

据《汉志》狐苏县注：“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奉天通志》谓小凌河“古名唐就水”，又载小凌河支流南流逕营城子（一作英城子），注谓有故城遗址，建置无考。因定宾徒于此，其方位与昌黎、徒河（今锦州市）的关系均合。

9. 交黎（昌黎） 今辽宁省义县

前汉县，后汉改名为昌黎，与宾徒、徒河同时分隶辽东属国，三国魏隶昌黎郡（辽东属国所改），晋因于魏而改昌黎郡属平州。

《汉志》交黎县注：“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据《水经注》引《汉志》原文，应是：渝水首受白狼水，自塞外南入海。《汉志》交黎县注又称：“东部都尉治”，《水经注》引：“应劭曰：今昌黎也。”这是前汉交黎到后汉改为昌黎的确证。此地既为东部都尉治，必位于辽西郡东部。但据《水经注》记载白狼水的流迳，先昌黎而后黄龙城（今朝阳市），这里的昌黎显然是后魏时的昌黎。否则，郦道元所记白狼水流迳先后次序有颠倒。

《通鉴》载，晋成帝成康二年（336），慕容皝“帅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趣平郭。”（《晋书载记·慕容皝传》作“自昌黎践凌而进”，无“东”字。）是昌黎从汉到晋，肯定在辽西郡东部近海一带，而《水经注》又载昌黎东南尚有女罗、营邱两城。女罗城当位于今义县东南王民屯对岸（详隋女罗城考证），因此，置交黎（昌黎）于今义县比较恰当。杨守敬将昌黎定在紧靠海岸的今锦县，使昌黎东南女罗、营邱两城均无法位置。

10. 阳乐 今辽宁省义县西偏南古城子沟

两汉一直到晋，阳乐都是辽西郡治，属幽州。

《汉志》和《郡国志》阳乐县下均无注释。《水经注》濡水下引东汉人应劭《地理风俗记》，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汉朝人记秦汉时事，当然可靠，可以补两汉地志之缺。又《通鉴》晋愍帝建兴元年（313），明白记载：

“阳就为辽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于阳乐，获之。”是直至西晋末，阳乐仍为辽西郡治。

《后汉书·赵苞传》：“苞为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垂当到郡，道经柳城。”顾祖禹引《旧志》，谓：“柳城东百里，即至阳乐”（《方舆纪要》卷一八直隶九大宁卫阳乐城）。是郡治阳乐在柳城（今朝阳市区）东100里无疑。我们知道，辽西郡有东、西部两个都尉，郡治必然位于东、西两部之间。西部都尉治柳城，东部都尉治交黎（今义县），阳乐当位于柳城以东、交黎以西。现查1/20万地形图，今义县西偏南刘龙台附近有“古城子沟”，方位正合，因定阳乐于此。

11. 狐苏 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松树咀子

前汉县，后汉起不见于记载。

《汉志》狐苏县注：“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唐就水今小凌河，徒河今锦州市（详徒河考证），位于小凌河下游。则狐苏当位于小凌河上游，或在今朝阳市东南一带。

据最近辽宁省的考古发掘材料，今朝阳市东南松树咀子地方发现有汉代村落遗址，